

《上接 A18》

没有,那不是留白,那就是空白了。《归来》这样的作品就让你想很多,你希望它能折射出历史。我们这个爱情故事其实最后讲的就是陪伴,这种陪伴是来之不易的,能让你有很多感动和沉甸甸历史分量。他还不是时下年轻男女的那种小感情,没那么简单。

记者:导演可以评价一下巩俐的表演吗?

张艺谋:我认为她这个角色非常了不起,很难演。《归来》是双雄会,不像《秋菊打官司》那样是巩俐的独角戏。《归来》的演员的表演时间有45分钟,她是举重若轻啊。把这么沉重的历史浓缩在等丈夫回家这件事上,对演员来说是非常有难度的,你知道有病的人最难演,奥斯卡常常会给患病者这个奖,一点不准确,就会出问题。开拍前,她就说,我能演好冯婉喻这个角色,才算是好演员。

记者:《归来》的三位主演的选择,你能谈一下吗?

张艺谋:我一直说是老配新的设置。两位老演员,他们有浑身的本事,但是要归于平淡,要收到一个基本无戏可演的状态,这个非常难演。对于张慧雯,这个故事对她来说就跟天书似的,虽然她说看看书看看图片,跟真实生活相比实在是太难了。导演要引导她进入,但是你实际上不能跟她讲历史,那反而不利于她入戏。

记者:《归来》的背景改成了北方,这种改编会有问题吗?

张艺谋:我还跟严歌苓打电话,看能不能将故事背景从上海改到北方,两个演员都是北方演员嘛。上海话好学,但是上海人不好学,观众也不一定认可,没必要。他们都很同意这个改动。

记者:冯晓光之前说,“世道变了”。你觉得呢,电影市场的“世道变了”吗?

张艺谋:我觉得世道一直在变,电影观众一直在年轻化,再过10年,变化更大,我对观众有份信心。故事能成功的核心是感情,这个拍好了,就能跟所有人共鸣。那不然全世界45岁以上的导演都要退休好了,不可能的。世道一直在变,人心一直有个东西不变,就是情感。这是我们打破所有代沟最主要的渠道。

记者:年轻观众有给过你反馈吗?

张艺谋:我还不知道年轻观众的反应,我们没有权威机构去搜集观众真正的反应,我很遗憾。

我也很好奇,5月16日之后,我希望看到观众的反馈。

巩俐:张艺谋导演这次非常安静,拍完,大家都流泪了

记者:张艺谋导演说《归来》是他创作上的一种“归来”,那你觉得自己是这种类似的状态吗?

巩俐:没有,对我自己来说这个角色是个创新,我一直在往前走。这个角色对我来说太难了。冯婉喻是失忆症,这个是最大的挑战。

记者:谈谈你为这个角色所做的准备吧。

巩俐:我们去了北京的一个老人院,有两层病房全是这样的失忆症初期的老人。这种患失忆症的病人中,知识分子居多。他们的生活已经变得非常简单,因为忘掉了日常的许多事和人。但是,他们发病的时候很狂躁。后来,我去上海看了黄蜀芹导演,她也是患了失忆症。她有时还是记得我,也有时,你一出回来,她就不认识你了。其实这个电影里面,冯婉喻的身上会有一些黄蜀芹老师的影子吧。冯婉喻这个角色的表演非常难拿捏,不能重复,表演一定要有层次感。

记者:《归来》对原著小说《陆犯焉识》的

改编,有很大的变化,你怎么看这种变化?

巩俐:《陆犯焉识》的小说很长,说得很多。当初我看完小说,我也不知道导演会从哪个阶段改编剧本,然后来拍这个电影。导演自己也参与编剧,我觉得他的角度很好,因为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拍个很长的故事,那就把小说所说的都浓缩在家庭爱情里面。

记者:跟《活着》相比,《归来》的时代背景是很模糊的,这种处理,你觉得合适吗?

巩俐:我觉得《归来》的时代背景已经不重要了,文革那个背景不是张艺谋非要拍的东西。我觉得《活着》和《归来》不太一样,两部影片不可以相提并论。

记者:拍摄《归来》时,导演的状态跟以前拍《满城尽带黄金甲》时有怎样不同呢?

巩俐:我觉得张艺谋导演这次非常安静,《归来》的现场也很静,开心的时候挺少的,很多场戏现场拍完,大家都流眼泪了。氛围非常好。

记者:这几年,你出来拍戏也很少,为

什么?

巩俐:《归来》这样的对我来说是个非常大的挑战,这样的角色我愿意接,就是让我有发挥空间吧。如果我没有兴趣的角色,我也演不好。如果那种群星灿烂大会合的电影,我会觉得没有用武之地,发挥不好,会觉得浪费很多时间。拍戏的数量我无所谓,我要有一个很愉快的创作过程。

记者:你有关注目前国内电影的创作吗?

巩俐:我没有特别喜欢的,我觉得国内的市场蛮浮躁的,炒作的东西我也不喜欢,一个电影还是需要好的口碑,不需要怎么炒作,好口碑很重要。

以前的创作,都是大家可以几乎每天有沟通,把剧本谈得很透彻。现在基本上是今天的戏拍完谁也不见不着谁了,想谈一下剧本都找不到人。大家也不是不认真,就是觉得人跟人的沟通现在都通过电脑,人情味淡了很多。虽然朋友还是朋友,但大家不可以同一个时间做一件事了。



陈道明:张艺谋从未离开,何谈“回归”

记者:《归来》的故事是80、90后的爷爷辈身上的故事,你觉得这个故事跟目前的年轻观众会产生共鸣吗?

陈道明:还是有一定距离。但是,尽管不是你们经历和体验过的,你们的父辈经历过那个不正常的年代。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坚持和作为,确实需要大家思考,但是,现在的国产电影好像思考这些问题的余地特别小,所有人都在想办法证实自己能赚多少钱。我觉得《归来》所讲的情感和信仰的坚持,这个是没有老人和青年人的分别的。

记者:上次,你同张艺谋的合作是商业大片《英雄》,而这一次是文艺片《归来》。这两次合作,你觉得彼此的创作状态有区别吗?

陈道明:两部影片的入手不一样。《英雄》不需要过多的所谓的本质性创作,而是一种实现性的创作,它没有太多文学含金量,没有

太多的社会现实的反映。《归来》涵人性部分大于故事,这个戏必须是创作的状态进行的,本质上不太一样。

记者:张艺谋导演用“归来”来形容《归来》的创作,你对他的这个状态怎么看?

陈道明:我不觉得归来两个字形容张艺谋是合适的。我必须得实话实说,你归来还归去么?你是不是还得走啊?我觉得张艺谋在创作上,他一直都在状态,我不觉得他哪个创作敢忽悠。所以“回归”这个说法有点勉强,他从来没离开过,哪来的归来啊。

记者:《陆犯焉识》和《归来》中的陆焉识有蛮大的区别,你怎么看这种改编?

陈道明:陆焉识这个人物,在电影和小说是完全不一样的,但是这个故事的味道都还是没变,只是在细节上、人物关系上、事件进程上做比较大的调整,因为它终究要从一个文字的东西变到影像的东西,这么长的变成这么短的东西。我觉得陆焉识从本质上来说没变,他也没有逃过我想象中的陆焉识,我本人对这个角色的展示是没有变的。

记者:但是,陆焉识这个人物在《陆犯焉识》中对冯婉喻的感情并非一成不变的。

陈道明:是的,陆焉识和冯婉喻的感情,小说和电影确实是不一样的。读过小说和没读过小说的观众,看这个电影的感觉肯定完全不一样。 南都供稿

我不太愿意回顾过去的事情。

我跟严歌苓打电话,看能不能将故事背景从上海改到北方,他们都很同意这个改动。

世道一直在变,电影观众一直在年轻化,我对观众有份信心。故事能成功的核心是感情,这个拍好了,就能跟所有人共鸣。

